

# 试论严复政治观的经验主义特征

董小燕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揭示欧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别的思想家。在进化与竞争哲学观的引导下, 严复的政治观具有经验主义特征。在严复看来, 一切政治现象只是“天之所成”, 只能经验, 不能试验; 世间万物的进化需要条件和时机, 发展是循序渐进的; 以抽象的理念为社会改造之蓝图的唯理主义和口号式的“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激进主义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为此, 严复睿智地提出了一条在尊重传统和现存秩序的前提下, 以开放的国际视野革新弊政, 发展经济与振兴教育齐头并进, 通过提升民智、民力、民德的“三民主义”实现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渐进之路。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是极为特殊的。严复经验主义政治思想, 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严复; 政治思想; 经验主义; 渐进变革

## On the Empirical Features in Yan Fu's Political Outlook

Dong Xiaoy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Yan Fu was not only a great Enlightenment thinker but also a famous political thinker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Yan'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evolutionism was empirical.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Meanwhile,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were the two basic paradigms of thought in modernization, which were correspondent to the two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and the French-German model. Yan was the first political thinker in Chinese history who reveal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He tended to be for empiricism, due to his id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his experience of study abroad. He believed that the nation, race,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being discussed in politics should not be a deduction from the abstract concepts, but should derive from the comparison and summariz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the "four methods", namely,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inductive methods, he observed sociopolitical phenomena, forming his empirical

[收稿日期] 2006-10-1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06CGZF13YBG)

[作者简介] 董小燕, 女,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西方历史、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

political outlook, which was unique at that time.

Firstly, Yan believed that all sociopolitical phenomena were natural, and could only be observed but not experimented on. If a society's political reform were carried out rashly, the outcome would be turmoil. Secondly, Yan criticized the abstract rationalism theoretically. He argued that the common ground shared by the rationalism from Plato to Rousseau was that realistic political problems were covered by abstract ideas. Yan made special criticisms on the "human rights by nature" and the "societal contract" in Rousseau's thinking. It was by doing so that he became known as the first thinker who criticized rationalism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hirdly, Yan believ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should be evolutionary. With a sagacious percep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eing "radical" and being "gradual" in terms of modernization, he opposed a radical revolution. He thought that political orders like liberty and democracy could only grow spontaneously from within the society, which was a slow and gradual process.

Clear about the possible great harm to the society brought by both rationalism that took the abstract idea as a blueprint of reforming a society and radicalism that "thoroughly solved" social problems by shouting slogans, Yan Fu put forward an evolutionary way of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it meant to do away with misgovernment with an open international view and to develop economy while revitalizing education in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traditions and current orders were respected, and to achieve prosper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improving the people's wisdom, force and moral. These political ideas, though conservative, were peculiar to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the realm of ideology during the late Q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Gi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Yan Fu's empirical political outlook is a profound wisdom, providing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Yan Fu; political thought; empiricism; gradual transformation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学贯中西的启蒙学者,也是卓越的政治思想家。

严复在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编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并以自己的理解,将其更名为《天演论》。学界一般把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及其相关的一些思想归入严复的哲学思想范畴。但笔者以为,严复进化思想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哲学,而是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学,落脚在社会政治进步与文化革新上。所以,从此意义上说,将竞争与进化观纳入严复政治哲学思想范畴,似乎较为确切。在此思想的引导下,严复对政治科学、政治现象和中国政治问题,怀持着一种经验主义观念与态度。现代中国的政治经验主义,似可从严复那里找到源头。

## 一、严复的政治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一种建立在将经验作为知识来源基础上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其萌芽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即实体。因此,人类认识事物需要依靠感觉与经验。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长期被遮蔽,直到13世纪,由

于新经济和新的世界认知方式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复活,经验主义又重新回到了欧洲思想舞台。与经验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性主义,它认为概念和推理是人的知识的来源。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是其公认的鼻祖。罗马帝国后期,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日益扩大,理性主义在基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的庇护下,发展成为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并在欧洲思想界占主导地位达千年之久。

自 16 世纪起,西欧经历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其间,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成了西欧走向现代化的两大基本思想范式,两者分别以欧陆(法德)和不列颠为代表,时称欧陆理性主义和不列颠经验主义。一般认为,欧陆理性主义源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认为通过推理才可能认识可以认识的事物,“凡我们能够设想得很清晰、很判然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sup>[1]388</sup>。这种以抽象的理念与基本原则为依据的主观主义认识论,经卢梭等发扬光大,成了社会政治领域的一种思想路向。它主张以一套先验的理性原则与观念来改造现实社会,建立理想中的新世界。不列颠经验主义则以培根为源头。培根以经验科学为依据,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这种对感觉之倚重的经验主义经由洛克、斯密、密尔等的接续,影响日渐显要。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经验主义主张以客观现实与历史经验为出发点渐行渐进,“一寸一寸地前进”。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想范式分别与西方两种现代化模式相联系: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英美模式深受经验主义影响,注重传统,尊重经验,关注行为结果,偏重现实主义道路。法德模式注重终极目标,喜好社会重建,讨厌“庸人气息十足”的功利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由于两种模式对应的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道路之不同抉择,因而它们在对待变革与传统、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上,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行为。

对于西方社会的两种思想范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近代中国第一位有所察觉且作过深刻揭示的思想家要数严复。尽管严复并没有明确清晰地使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词语,但其言说中已暗含两者的基本含义。严复看到,18 世纪以前,在西方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19 世纪以后,经验主义则崭露头角。严复认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互为表里,在思想和社会发展中相互作用,彼此制衡。“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历史,是谓无根……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从不如此矣。”<sup>[2]1243</sup>这里,“言治由史”和“言治由心”,实际上就是指政治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差别。

严复指出,唯理主义那种由理性推演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方法是有问题的。知识来源于归纳,归纳则源于经验。“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sup>[2]1243</sup>人并不具备高度的理性与智慧,相反却是缺少理性又容易犯错的生物,个人的认识和错误只能在经验的过程中得到修正,人类与社会必须向经验学习。“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阅历为之。”<sup>[2]1244</sup>可见,严复是倾向并欣赏经验主义的。

严复的经验主义政治观较多地表现在《政治讲义》<sup>①</sup>中。在严复看来,政治学所讨论的国家、种族、政府、治理等不应是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历史经验的比较与总结。政治现象“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

<sup>①</sup> 严复的《政治讲义》被萧公权认为是“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4 页。不过,据戚学民最近研究认为,严复的《政治讲义》是根据英国政治学家西莱的著作改编的。参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 年。

学,乃历史之术,乃比较之术,乃内籀之术也。”<sup>[2]1253</sup>“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sup>[2]1251</sup>严复从“四术”出发,考察社会政治现象,形成了当时独具一格的经验主义政治观。

首先,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不能拿来试验,只能基于经验观察。“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为此,严复同意“近世最大的政治学家萨维宜的说法:国家非制造之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毕竟国家又不是纯粹的自然之物,可以像“化学”、“动植”等学科那样用实验来验证。国家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社会综合体,牵涉的问题千丝万缕又关系重大,“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等,而惟资于观察”<sup>[2]1249</sup>。

众所周知,在社会政治领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行为范式的最大区别,恐怕就在于“实验”还是“经验”了。在一定意义上,“革命”就是实现理性的实验方法。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家以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理念指导革命,把法国变成了启蒙理想的“试验场”,结果造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严复对这种革命的“试验”深表痛惜,对法国革命的破坏力也有过激烈的抨击。在严复看来,对于社会政治的贸然实验,结果只能是祸乱,因为“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sup>[2]1353</sup>。

其次,从学理上批判抽象的唯理主义。严复可谓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抽象化的唯理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严复认为,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卢梭,一脉的“言治皆本心学”的思想“无根”之政治学家,其共同点都是以抽象的理念来覆盖现实“问题”的政治。其中,严复对卢梭的批评,尤为引人深思。

卢梭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指引着人们摧毁旧秩序,建立平等的新世界的革命行动。“嗣是以来,风声所施,社会岌岌,笃其说者,或不惜捐躯喋血,国量死者以求之。”<sup>[2]333</sup>可是,在严复看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与历史和经验事实不符。“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人人平等、天赋自由的“自然公理”根本就是“悬意虚造”。社会群体中的个人,无论在能力、智力和体力上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富贵或贫贱,“不必皆出于侵陵刮夺之暴”,“诡譎机诈之欺”,也可能是个人“贤不肖智愚勤惰异耳,谁非天赋之权利也哉”<sup>[2]336</sup>。

为此,严复指出:“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 à priori 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sup>[2]337</sup>以概念想象去指导现实,改造社会,就好似虚拟的乌托邦,其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贻害社会。因而,严复严厉地批评道:“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sup>[2]337</sup>

最后,社会与政治变革需循渐进之路。英美式经验主义的基本信念——自由、民主等政治秩序,只能从社会内部自发生长,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而且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因为人的经验是有限的,也是有缺陷的,人们的社会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此,严复十分认同:“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sup>[2]1267</sup>因此,对待社会变革,“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sup>[2]1242</sup>。

严复比较英法模式,敏锐地察觉到两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激进”与“渐进”之别。英国模式“慢慢腾腾”地渐进,由于“与时偕达”,故而社会损伤较少,能稳健地发展;法国模式试图在最短时间内用理性建构理想之天国,决绝传统,却引起了社会的激烈动荡。“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sup>[2]1314</sup>由于渐进变革,尊重传统和经验,故在当时的世界,“英民所享自由独

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相反,“当十八稊法民之起为革命也,飙起霆发,举国若狂,聚数百之众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可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于郅治。”<sup>[2]308</sup>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以“自然公理”的名义冲击传统、摧毁社会的结果则是“新旧之利两亡”,社会陷入灾难的困境。

严复以法国革命为鉴,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否则危害更甚。严复认为,由于18世纪法国革命时,资本主义世界尚处于稚嫩时期,各种反对力量还不至于使其亡国灭种,但在19世纪的今天,“五洲形势大异于昔时”,列强虎视眈眈,若中国也像法国那样蔑视传统,激烈革命,后果难测。“论者则谓其民于代议体制毫无经验,而但怵于卢梭诤淫虚造之辞,恫然举其国千余年之政教,摧陷廓清,而无以善其后,名求国利民福,实则六七十稔之中,板荡元黄,所得拨云雾而睹青天者,赖当列强幼穉之秋,而竞争不逮今兹之烈,得轻丧败,危以复安,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今吾国寻法故辄于百余年之后,五洲形势大异昔时,而内政所更张者,无虑皆吾民所不习,而姑自赞曰能,则继今以往,其因果递嬗之所演成,虽有舜、禹之圣,望、旦之才,莫能豫推而前画也。”<sup>[2]308</sup>

## 二、严复的渐进变革思路

严复的经验主义政治观,在思想史上具有前瞻性。第一,他较早地认识到那种以抽象的理念为社会改造蓝图的唯理主义以及口号式的“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激进主义将导致现存秩序的人为毁坏,最终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第二,他睿智地提出了一条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促使新机制在旧体制内部渐趋成熟,进而实现中国富强和现代化的渐进之路。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笔者以为,严复社会变革的基本思路是:在保守主义渐进学说的基调下,以开放的国际视野革新弊政,发展经济与振兴教育齐头并进,最终达到国强民富的现实目标。顺着这一思路,笔者将谈谈严复经验主义的渐进变革观。

近代以来,随着西欧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惊人进步,资本主义大市场开始形成。但是,清朝皇室和封建士大夫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无从领悟。顽固派锁国排外,洋务派师夷制夷,少数激进派“文明排外”(严复语)<sup>①</sup>,将中国排斥于世界之外。相形之下,独特的阅读范围和留学经历,使严复的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比同时代的贤士名流更能感受到中西社会的差距和世界一体化大势的不可逆转。严复认为,任何国家,若自绝于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之外,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锁国经验也不适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新时代,“往者中国之法与吾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是日消矣”<sup>[2]12</sup>。“今者中国守四五千年之旧治,使海禁不开,则民养生送死,虽长此终古可也。不幸门户大开,舟车遄往,使其民曰闻所未闻,取彼之所由富强,以较我之所由贫弱。”<sup>[2]979</sup>当今之计,只有开放自己,融入世界,主动向先进国家学习,才能改变贫弱局面。

严复认为,开放是富强的前提。严复回顾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认为那些越早开放,越能抓住有利发展时机的国家,就越是民富国强。严复写道:“至于近世三百余年,舟车日通,且通之弥宏,其民弥富;通之弥早,其国弥强。非彼之能为通也,实彼之不能为不通也。”<sup>[2]989-990</sup>严复严厉地批评了把“开放”与“致富”割裂的思维:“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乌在其能肥乎?”<sup>[2]914</sup>当然,开放交通,可能会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sup>[2]151</sup>。在改革开放的时

① 如当时的一些留学生偏激之论,“宁使中国路不成,矿不开,不令外国资财于吾国而得利”,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心态。

代,盲目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尤其祸害无穷。为此,必须学会在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国际新环境下,把握时机,对外开放,这是大势所趋。“方今吾国,固当以开通为先,而大害无逾于窒塞。”<sup>[2]1005</sup>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说的“联各国之欢”<sup>[2]69</sup>,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的。

社会变革的基础是生产力,是经济实力。如果不从基础入手,单靠变革政治体制,仍不足于富强中国。严复看到,近代欧洲富强的功劳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而“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sup>[2]148</sup>,贫穷是今日中国弊端的根源,因此,“吾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有疗贫,而后又强之可议也”<sup>[2]149</sup>。严复把清末的一切弊政归因于贫穷,似乎不够准确,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贫穷确是一国之大患。

那么,如何治理贫穷呢?严复的办法是举办实业,发展商务。“大生财能事者,计学最要诣。”<sup>[2]859</sup>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计学(经济学)充满了鄙视,不懂得现代经济学,又何以与列强在一个平台上对话、谈判!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士夫高谈治平之略,数千年来未尝研究商务,一旦兵败国辱,外人定条约,箝纸尾督其署诺,则谨诺之而已,不但不能驳,即驳之亦不知所以驳也。”<sup>[2]895</sup>

倡导理财,树立计学(经济学)的应有地位,同样应该从观念革新开始,从制度变革入手。严复痛感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官鄙贾观念对于国家的危害,“中国重土,以其法之效果,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皆趋于为官。百工九流之业,贤者不居。即居之,亦未尝有乐以终身之意”<sup>[2]1000</sup>。由此,中国文人的本领仅“止于驰骋文墨,因就制科而已”<sup>[2]1000</sup>。

应该说,严复社会变革方案是围绕着疗贫与疗愚这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展开的。在严复那里,疗贫与疗愚是标本兼治。标,就是办实业、练军事,以疗贫为主。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改造国民性。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sup>[2]14</sup>。

保守主义的思维决定了严复对改造国民性的治本之术怀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严复认为,国民性是历史积演的产物,“夫今日之中国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民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之屡变,陶冶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sup>[2]27</sup>。数千年的由人种、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炉锤”而成的劣根性,要顷刻间摒除,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风俗民德之衰,非一朝一夕之故,乃其既弊,亦非一手足之烈所能挽而复之于其初也。”改革弊政,也非一夕之功,“则弱转强,由愚转智,由瓦解土崩而为专心壹志者,实无速成之术”<sup>[2]958</sup>。

在疗贫和疗愚两个主题上,严复常常是疗愚急于疗贫。因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sup>[2]550</sup>。严复盛赞举办新式学堂,“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sup>[2]166</sup>。

值得提出的是,严复的“惟急从教育上着手”,更多地指向于思想启蒙。严复一生都坚持着思想启蒙优先于政治变革的理念。针对洋务运动,他提出要发展教育,标本兼治,练兵、筹饷、商务、外交等是治标之举,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是治本之术,“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sup>[2]27</sup>。戊戌变法失败,他感叹“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对于革命者,他规劝孙中山“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对于辛亥革命后的共和运动,严复仍坚守着他的启蒙“三民主义”,认为国家、社会的命运实“以民德为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

疗贫、疗愚需要长久的耐心与非凡的毅力,且两者又是中华民族发展与强盛所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固然令人振奋,但革命后,中国面临的仍然是如何疗贫与疗愚的难题。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不管何种政体,都将丧失存在的合法性。严复的

社会变革思路,从这两方面入手,应该说极具洞察力。

当然,严复的变革思路不仅仅停留在疗贫与疗愚上,还希望在疗贫与疗愚的同时,针对中国现状,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寄望于年轻的光绪皇帝能学习彼得大帝、明治天皇,实行开明政治,设立议院,广开言路。具体到政治改革,严复则认为中国地广人众,遽开议院,无疑将引起混乱,因而主张以地方自治为改革的起点。“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sup>[3]361</sup>中国百姓长期远离政治,对立宪、自治、民主等一整套现代政治运作体制一窍不通。有鉴于此,严复希望以地方自治作为一种训练,培养国人的参政议政意识,养成一种“自治”与“自立”的精神。这无疑是提升中国社会政治品质的方法之一。宪政、民主等政治变革只有在具有良好的政治品质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行。

严复渐进、缓行的社会变革观,在戊戌变法前与中国社会变革潮流较为合拍,但此后,这种观念与近代中国社会风潮渐行渐远,以至变得不合时宜。但“一种被放弃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历史价值。

### 三、严复的保守主义智慧

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严复经验主义政治观之理智和清醒,可谓是一种深刻的智慧。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问题丛集,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墨子刻先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应对危机,存在两股思潮。一股是英伦式的富有自由主义气息的温和、渐进的改良(Accommodation)思潮。由于它未从根本上怀疑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性,因此对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自我改良抱有一定的期待。可是,一些有望走向宪政民主的改良,不是不合时宜就是半途夭折,最后成了清末思想界“一种被放弃的选择”。另一股是法国式激进革命的“转化”(Transformation)型思潮(张灏教授用“激化”一词)。它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能力可以改造社会与世界,强调革命地、彻底地解决一切。这股思潮(观念)在甲午战争后开始风行,并逐渐成了思想界的主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局势决定了图强必须变法,这已成了严复时代知识界的共识,但在如何变革和由谁来变革等问题上,则存有分歧。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维新派主张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励精图治,“快变、大变、全变”中国社会。严复虽在人事谱系上属维新派,是改良派中的典型代表,但在思想谱系上却属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少有的经验型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家。在严复看来,社会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慎而又慎。社会变革只有在相应的条件成熟以后,才会显现其功效。

诚如西方保守主义者所言,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心灵中的一种倾向,人天然地具有厌恶变化的情结,“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接受和容忍”<sup>[4]1</sup>。尽管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说严复就是塞西尔所说的保守主义者,但从经验主义的保守立场出发,从论证精神与心理改造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和艰难性这一点来看,两者具有相通之处。严复指出:“一治之立,与夫一王者之兴也,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使所更者,同其精神而为之,犹可言也;使所更者,异其精神而为之,则不可言矣。”<sup>[2]958</sup>严复认为,世俗人心的惯性力量往往会成为变革社会的强大阻力。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例,“王介甫之变法……皆非法不良,其意不美也,其浸淫驯至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所以,“中国之所不振者,非法不善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在“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状态下,“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sup>[2]13</sup>。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会触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引起连锁反应,不能贸然行事。“臣居平尝论

中国今日之法,虽已大卑,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演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对,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sup>[2]68</sup> 变法要通盘考虑,整体推进,“事已成习,不可猝改”。任何急躁、冒进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故变法之际,无论旧法何等非计,新政之如何利民,皆其令朝颁,民夕狼顾,其目前之耗失,有万万无可解免者,此法之所以难,而维新之所以多流血也。”<sup>[2]99</sup> 事后反思戊戌维新,梁启超也认为,他“康师傅”的“不变则亡、小变仍亡、全变则强”的外科手术式的激进变革并不比严复的渐进变革更加高明。

变法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对利益的博弈,其间必然荆棘丛生,险恶不断,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出死力以与变法者为难矣”。现实而睿智的严复充分察觉到了变革的复杂性:“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变法者为难矣。”<sup>[2]75</sup> 制度的弊端越多,谋私者就越多,革新制度就越难。“盖法之弊否,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去公例,变则一已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sup>[2]76</sup> 国家积弊愈久,个人愈以私利为重,改革之路愈艰难。

总之,严复的政治观具有明显的英伦经验主义倾向。注重现实、尊重历史、持重传统,使严复在思考社会变革问题时怀有一种理智与审慎。这一特性同严复的进化与衍变的政治哲学观密切相关。严复承认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但这种变化只能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也只有在敦厚的基础上进行的进化和发展,才是真实、有效的。这种理论上进化、衍变的观念必然逻辑地导向对现实政治的经验主义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贯穿于严复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现实活动,至死不渝。

### [参 考 文 献]

- [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I), trans. by He Zhaow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2]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Wang Shi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Yan F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3] [法]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by Yan F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4] [英]休·塞西尔:《保守主义》,杜汝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H. Cecil, *Conservatism*, trans. by Du Ruj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本刊讯:** 本刊从2008年第3期开始加入中文DOI,建立开放式的知识链接体系。DOI是指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被比喻为互联网上的条形码。DOI由两部分组成——前缀和后缀,中间用“/”分割。前缀是注册代理机构分配给出版商的唯一代码,后缀是出版商对其拥有的某个数字资源的唯一规范标志代码。DOI具有开放联合、有效促进信息资源共享的作用:对出版商而言,可以实现引文到其他出版商全文的动态、持久链接,提高出版业服务质量,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对数据集成商而言,通过直接指向全文数据的链接增强检索结果的可用性,扩展出版物的覆盖范围;对图书馆而言,有助于实现链接的本地化,增加信息资源的可用性。

此外,本刊于2008年开始开放全文数据资源,供免费下载,网址为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